



化出版公司

张一峰

7.5
5
AO
NGYUWAN

莫道桑榆晚

莫道桑榆晚

张一峰 著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88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9-554-X/I·101 定价：1.80元

印数：1—1500册

写在前边的话

20 世纪的 80 年代，一批批立过战功并正在从事新中国建设的老干部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自觉自愿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实现新老交替，保证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；这对党的路线、方针的贯彻与党的领导的稳定，有着重大意义。

从繁忙的工作岗位回到家庭生活当中，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怎样处理好个人与家庭、个人与社会、个人与原单位的关系，是决定性的一环。

为了使老同志们过好晚年生活，我从 1986 年开始，通过社会实践收集有关资料并着手写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蒙领导支持，在许丽君、万计、马为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，《莫道桑榆晚》一书和大家见面了，它将为您的晚年生活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，让我们共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老同志们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万马奔腾了。祝您健康长寿！

作者

1990 年 2 月

目 录

第一章	闻鸡起舞.....	1
第二章	畅所欲言.....	12
第三章	去芦沟桥.....	30
第四章	八仙过海.....	46
第五章	喜结伉俪.....	62
第六章	奋登庐山.....	81
第七章	九九重阳.....	98
第八章	夕阳似火.....	114

第一章 闻鸡起舞

北京夏季的清晨，空气静谧清新。被酷暑折磨了一夜的人们，都想趁着早上这点儿凉快劲儿睡上一会儿。马路上，稀稀拉拉骑过几个面带倦意的人，有的还不时地打着呵欠，大概是刚刚下夜班。急驶而过的公共汽车里，空荡荡地没几个人。此时，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悠然响起：5点整。老唐手拿半导体，踩着钟声从楼门洞里走了出来。老唐叫唐常海，今年68岁，离休前在北京西城区属的一个工厂里任党委书记。他这人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办事一板一眼的脾气，干事一丝不苟，说到做到。这不，离休八年了，无论刮风下雨他天天5点整从楼里出发去月坛公园散步，从未间断过。这一两年来，北京兴起了跳老年迪斯科。老唐从前在厂里时，见到青年人跳舞就头疼，男男女女搂抱在一块儿，啥邪念生不出来！尤其是后来跳三步四步不过瘾了，一帮小子又跳起了迪斯科，音乐放得震天价响，跳舞的个个像抽筋儿似的。无论是在电视中还是在厂子里，老唐只要是见到了跳这舞的，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绝不多看一眼。老伴和孩子们为这事没少数落他，说他“死脑筋”、“不开窍”，老唐也不跟他们争，反正是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看到跳迪斯科的，依旧眉毛拧成个大疙瘩。自打离休后，他天天去月坛公园散步，结识了不少老年朋友，

加上他们老年心理学小组的人不少也住在附近，这锻炼身体，就成了老唐每天的必修课了。一天跟大伙儿见不着，就憋得难受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这月坛公园里突然有人跳起了“迪斯科”，还是跟他年纪相仿的老头老太太，还说是什么“老年迪斯科”，紧接着跟着了魔似的，电视里，老年活动站又搞起了跳舞比赛。老唐开始对这玩意不以为然，年轻人跳就够人看的了，老梆子也追时髦，真让人看不顺眼！可架不住老伙伴们个个左说右劝，他心眼也活动上了。正好他们的心理学小组要组织比赛，人选不够，老唐被迫上了场，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了，他跳上了瘾。过去是一天不散步憋得慌，现在是一天不跳迪斯科就难受，觉得汗没出够，浑身发紧，这事可是真绝了，连老唐自己也纳闷：自己年轻时普及交谊舞都没给普及进去，怎么这会儿竟会上了瘾？

从老唐家到月坛公园，慢走也就10分钟的路。进了公园门，老唐就小跑了起来，公园里的清晨，空气分外清新，雾气还没退尽，草地上、树叶上到处挂着滴滴露珠，张大嘴吸口气，连肺里都觉得湿漉漉的，舒服极了。老唐边跑边往四周张望：只见北边松树下老齐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着太极拳，从他动作的舒展和柔软上，不知道的人很难看出他已经70岁了；南边那儿，老林正在草地上舞剑，那一招一式，一踢一收，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。再往前，就到了“气功辅导站”了，他的老伙伴们差不多全在里面。这气功，简单易学，又能治不少病，所以老年人里腿脚不大利落的，身子骨儿差点儿的，都愿学它、做它。也别说还真见效，坚持了一年半载的，有腿疼病的，轻了；血压高的，低了；胖的，瘦了。

常言道：生命在于运动，这话真是不假。看老张，去年因病提前离休了，刚来公园锻炼时，每天早晨得让老伴陪着过一条马路送到这儿，虽说住的楼对面就是公园，让脑血栓整的5分多钟的路一瘸一拐得蹭上20分钟。练气功练了不到一年，不用老伴陪了不说，自己走起路来也又快又稳了，不知底的人还真看不出他得过脑血栓。结果不但老张天天早上起来练，他老伴也天天来了，这不，老两口儿站在最前面，跟着老师正在上新课呢。

老唐边跑边看，这一圈下来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，再溜达溜达，聊聊，6点钟就该跳迪斯科了。这时老唐突然想起：怎么没看见老王呢？他再往做气功的人群里望望，王新海确实没在里面。这老兄，闹不好又睡过头了。唉，说起来也怪可怜的，老王的老伴5年前得癌症去世后，3个孩子结婚，单位分了房就都搬出去住了，三居室的大房子里就留下了老王一个人，出门进门，起床睡觉，买菜吃饭连个做伴儿的都没有，真是怪闷人的。前两年上班还好说，离休后，更是觉得寂寞，每天就把早锻炼当成个事儿来办。但老王有个毛病，晚上睡不着，失眠，常常是夜里一、两点还挺精神，要是好不容易三、四点钟睡着了，这早上的锻炼可就没准儿了。别人要是睡过了头，身边还有个提醒儿的，老王要是睡过了，可就没人管他了，那就得由着性儿的睡，几点醒了算几点。前两年，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老伴儿，不是他嫌人家，就是人家没相上他，反正是来回来去不合适，大伙儿见他挺挑剔，也就不多管这事儿了。老唐原来跟老王不熟，虽都在西城区工作，又都是管点儿事儿的头头，但因行业差得远，平时聊不上，交情也就限于到区里开会时见面打个招呼。自从离了

休，特别是成立了心理学小组，俩人越来越熟，越聊越深，老唐也就越想帮老王个忙。老王长得魁梧、气派，年轻时肯定是个潇洒的帅小伙子。他为人正直，心直口快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从不遮着藏着，老唐就喜欢同这种人打交道，痛快！说到找老伴儿挑剔，这也是正常的，谁不喜欢看个顺顺溜溜、干干净净的人，再说人家老王自己条件也好，对女方挑剔点儿也无可指责，又不是什么无理要求。老唐想着想着，步子就停下了。随手掏出块手绢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嚯，汗出得还真不少，一大块白白净净的手绢，三下两下就湿透了。看着手绢，老唐不由地又想起了自己的老伴儿。他老伴儿王英，今年60岁了，退休前是个医院里的护士长。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，这王英爱干净远近出了名。只要她在家，洗衣机就闲不着，整天“咣咣、咣咣”地开着，衣服、鞋袜不用说，就是铺的床单、盖的被子，她一星期就得洗一回。整个楼里，就数老唐家玻璃擦的勤。就连厨房，她都给擦的别说油腻，连点儿灰都不沾。一到星期天休息，全家人谁也闲不着，都得被她给支使起来，擦的、洗的、收拾的，光家里还不算完，她家住四层403，这四层以下的楼梯，从地面到扶手，从玻璃到墙壁，算是老唐一家给承包了。也难怪人家邻居们不抽手，402那夫妇俩说出了大伙的心里话，“王阿姨，您把这走廊收拾得比我们家还干净！”每逢听到别人夸她干净，王英心里就乐滋滋的。是啊，这当护士的，不干净行嘛！跟王英生活了四十多年了，老唐爱干净也在厂里出了名。厂里的人谁都知道党委书记胡子天天刮，衬衣天天换、袜子天天洗，也都看得着，老唐的外衣无论新旧总是干干净净的。早些年兴穿咔叽布的中山装，他身上穿的那几件都洗得发白了，还是一

尘不染，每换上一件，大伙总得围着他转上几圈，一方面是羡慕，一方面想挑出点儿毛病破个纪录，可回回除了能找出隐隐带着的折痕外，什么也发现不了。

“老唐，老唐”，有人喊他，一听声音老唐就知道是王新海来了。“老弟，又睡过头了吧？”

“算你猜对了，昨晚小外孙过5岁生日，女儿一家子到我这儿来，高兴，多喝了两口，这一觉就睡过了。今儿早上一睁眼差10分6点，穿上衣服就下楼，一溜儿小跑过来的，这不，浑身上下也湿透了，跟你5点出来的效果差不多，哈哈——”，老王开心地笑了两声。

“我说你们俩说什么贴心话呢，舞都顾不上跳了。是不是老唐又给老王说媳妇啊，看咱王老弟笑得这开心劲儿的”，老林从老远冲这边喊道。

“你呀，就是一点儿正经没有，待会儿我就得跟嫂子告状去”，王新海和老唐一边往花坛跟前走，一边也开着玩笑说。

“告什么状啊，我就在这儿呢，受了什么委屈你尽管说，嫂子给你做主。”老林的老伴郝秀莲不知从哪冒出来插上了话。

“哎哟，大嫂子，您从哪儿钻出来了？”王新海见郝秀莲接上了话茬儿，赶忙说“您可得管管林大哥，尽拿我这光棍儿开心，他敢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都有了，吃饭伸手就来，衣服脏了只管脱，哪像我，屋里屋外全是一人儿撑着，唉！”话说到这儿，王新海的声音可就不那么洪亮了。

“嗨，我当你大哥怎么得罪你了呢，原来为这事儿。这你大哥说的也是实情呀，你也该找个做伴儿的啦。您说是吧，

老唐？”

“老郝说得对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您也得帮个忙呀。您一直在街道工作，这一片儿的情况都熟悉，您留心给侦察侦察，找个人品好，干净利落，有点儿文化，家里清静的给咱老王介绍一个，也算人家王新海一天到晚嫂子、嫂子的没白叫。”

“这话说得可太见外了，要是有合适的，我还能不想着咱老王？问题是您刚才提的那几个条件，能够上的不好找哇！老王的条件我清楚，这几年东有人给介绍，西有人给介绍，我一直没抽茬，就是觉得找不着能配得上咱老王的，最近——”

“我说你们几位，今天是咋整的？有话不兴跳完舞再说，从早起到这会儿，在那块儿叽咕叽咕的说什么呢？连舞都不跳了！”老齐这东北大汉在花坛底下一边扭着一边嚷开了。

说话的功夫，这四个人也就走到花坛跟前了。一听见舞曲，老唐是顾不上再多说什么，立刻随着节奏摇摆起来，那三人也随即加入到人群中。

这迪斯科虽说是前面冠以“老年”二字，但由于节奏快而强烈，一盘带子跳下来，别说是老年，就是青年人也得一身汗。老唐身体好，每次跳都从头到尾一点儿不闲着，而且这一群人里数他活跃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一会儿前，一会儿后，摇起来还真有点儿味道。特别是到后来，浑身活动开了，兴头起来了，摆的幅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自如，音乐也越来越强烈，跳不动的人站在一旁观看，都给他叫好，几次下来，老唐就被大伙封为“迪斯科之王”了。这绰号不知怎地传到了王英和孩子们的耳朵里，在家里老唐可受了一阵子讽刺。那几天，他们家饭桌上、电视前没有别的话题，他老唐也没名

没姓，孩子们也没长没辈了，都左一个“王”又一个“王”的称呼他。一天晚饭的时候，大伙又说开了，儿子说：

“爸，一年前您见着跳舞的还气哼哼的，怎么这会儿就跳成‘王’了呢？”

“哎，老头子，我嫁你也有多半辈子了，什么光也没沾过，这会儿成了‘王’属了，也算出了名儿，可你倒也让我看看你是怎么跳的，我和孩子们都开开眼。”

话音刚落，老唐还真的站起来了，往外边迈出几步，手里的筷子举着，一边扭一边大声喊着“阿西，阿西”，这一下，把全家人逗得前仰后合，王英笑得米饭喷了一地，刚过门儿没几天的儿媳妇，本来还有点儿拘谨，这会儿也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打这以后，家里人再也不拿老唐取笑了。

老唐跳着跳着，不觉就走到了王新海对面。王新海跳的动作虽不像老唐那么娴熟，但因人长得气派、帅，干什么都讲究个样儿，跳得姿势不错，所以也算得上是“二把手”了。每天到末尾，他俩都有一场“表演赛”，可今天不知怎的，老唐觉得王新海心不在焉，不知他想什么呢。是不是刚才大伙儿要给他介绍对象勾起了他的心事？王新海的老婆活着的时候老唐没见过，只听说是个大美人儿，人也贤慧、能干。两口子从年轻到老，一直恩恩爱爱，出门上街，从来都是胳膊挎在一块儿。老王高大魁梧，媳妇娇小玲珑，走在一起还真让不少人羡慕呢。只可惜他老伴儿不幸得了子宫癌，手术、化疗，可是受了不小的罪，这期间，王新海对她百般体贴，安慰，也跟着掉了不少肉，最后，老伴儿的生命还是没能保住，撒手而去了。老唐同王新海认识时，他老伴刚刚过世不久，那时的王新海，憔悴极了，人瘦得没样，1米8的大个，才

120斤，尽剩骨头了。老唐见他这样，没少开导他，劝他眼光放远点儿，两口子总得有先有后。王英也常来帮他缝缝补补的，做个好菜什么的，也常打发老唐过去叫王新海。隔不了几天，老唐就去喝上几两，陪他说说心里话。王新海的3个孩子也都挺孝敬的，隔三岔五不是儿子就是女儿回来看看他，聊上一晚上。就这么着，王新海慢慢地缓过来了。说起来，他原本也是个开朗人，听笑声就能听出来。可今儿他是怎么了？

老唐边跳边用眼睛盯着王新海，想跟他说有什么事儿跳完再想，谁知王新海“唉”了一声，停下步子竟站到一边儿去了。这可是太扫兴了。老唐也没心思再跳，忙走过去关切地问：“老王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王新海摇摇头。

“是不是刚才大伙儿说的话勾起了你的心思？”王新海又摇摇头。

老唐这下可没法儿了，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为什么没精神呢？

这会儿功夫，舞曲停了。大伙儿见今天有点儿不对头，也都围了过来。跟老唐老王熟的就拍拍他俩的肩膀，问：“你们哥俩儿今天是怎么啦？压轴戏没唱就撤？”不太熟的，就离得稍远点儿，看着，也想知道平时有说有笑的王新海今儿怎么蔫儿了。

“我说老王，是不是嫂子的话说得不中听，让你生气了？”郝秀莲扒开人群，走到中间问道。

“嫂子您想到哪儿去了，您有心帮我，我谢还来不及呢，哪还能怨您？”王新海说。看着四周的人都关切地注视着他，王新海心里热呼呼的。他冲着老唐说：“既然大伙都这么关心

我，我就把我心里的不痛快跟大伙儿说说。唉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昨天我回厂里拿工资，想顺便回去看看大伙儿。领完工资出会计室，迎面看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小赵，我跟他打了声招呼，人家连眼皮都没抬就走了，这可真把我气着了。我是怎么办的离休手续？人家别的单位，老干部离休前又是座谈会，又是送纪念品。我当党委书记那会儿，也有人离休，我再忙再紧，也得跟人家聊上个把钟头。老干部工作一辈子了，风风雨雨几十年。每天天不亮起床上班，天黑了才回家，图个啥？还不是想多为党做点儿工作。干了几十年了，别说人，小猫小狗养大了也恋家呀，一下子没事做了，谁不觉得闲得慌。你当头儿的，跟要走的人聊上几句，说点儿心里话，让人家觉得这儿还是个家，还有人惦着他，觉得这几十年没白干，心里痛快点儿。这就丢了你的份儿啦？就损了你的光儿啦？想起来我就生气，我离休时，别说什么座谈会、纪念品，人事科连招呼都没打，来个干事三言两语，5分钟不到，就算是把我给打发了。真让人寒心啊！好歹我参加革命40多年了，当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没眨过眼，我当这个厂的党委书记也有十几年了，遇到多大的困难我没掉过泪，那天我可是忍不住了，回家端起酒杯还没喝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，我王新海堂堂正正做人，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？我是老了，该把位置腾出来让给年轻人了。党中央让老干部交班，离休，我是坚决拥护的啊。可我不是官儿了，还是个干部，是个人啊，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那天晚上，我把老伴儿的相片拿出来，看着对她说：还是你先去了的好，撒手归西，落个清静，省得生这份窝心的气。那几天，我抽烟烟不是味儿，喝酒酒不是味儿。心里的话不知该冲谁说，心里的火儿不知该往哪

儿发。离休后第5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又回到厂里，想找头头们好好聊聊。结果怎样，人家说没时间见我，让我有什么话找人事科说去。到了人事科，连科长的面咱都没见着，又是那个干事接待我，我说想见见科长，他脸一沉说什么‘有意见跟我说，直接见科长是非正常渠道！’

“这一下可把我气炸了，我拍着桌子冲他嚷了起来：‘老子离休了也是司局级待遇，见你们科长，那是看得起他！老子在职那会儿，你们一天两三趟往我办公室跑，汇报情况，反映问题，那是正常渠道！’我这一喊不要紧，厂办公楼里围满了人，这会儿他党委书记、人事科长也有空了，全跑来说：‘老王您有什么意见尽管提，别发那么大的火，伤了身体’，党委书记还往他屋里拽我，‘老王您到我办公室里坐会儿去’。

‘老子这火儿不撒出去，身子骨非坏了不可’，我把他的手一甩，又说‘今天没时间了，哪天你们几个到我家去汇报汇报厂里的情况去’！

‘一定、一定，’党委书记连声答应。

没过几天，他们倒是真去了一趟，想年轻人心眼儿活泛，嘴上没毛，刚当上领导干部也许确实忙，就原谅了他们几个，谁知昨天又来这套！这回可真是把我气得不善！回到家里，正赶上小外孙过生日，孩子们一乱乎，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今天早晨来这儿，刚还好好的，一跳舞，不知怎么又把昨天的事给勾起来了，唉——”

“这帮年轻人可真是太不像话了，当年在位上的时候，恨不能往天上捧你，有那会拍的，你家煤气罐能烧多少天，哪天没气了他都知道，到时准来帮你换，看着真比亲生儿子还亲。等你离退了，哼，见面叫他一声恨不能白你两眼。这

帮人，我算是看透了！”郝秀莲气愤地接过话茬儿。

“我离休的时候虽不像老王那么惨，心里也是冷冷落落的。那几个当头儿的倒是挺有涵养，个个皮笑肉不笑的，你说什么事儿他都应，就是不给办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下来，心里也就有个谱儿了，有什么事儿，自己能办自己办，自己办不了就忍着吧。反正是别求单位。求了单位事儿没办成，还落下话把儿，说你老麻烦他们。这苦往哪诉哟！”老林也发起了牢骚。

这一下不要紧，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全议论开了，有劝王新海的，有说自己不满的，越说越热闹，人也越围越多。老唐一看表，7点10分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：“刚才大伙儿议论的事儿我看确实是个问题，咱们革命几十年了，个人受点儿委屈是小事，现在离退休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，将来退下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要是影响面大了，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好的后果啊。我看是不是这样，这会儿时候也不早了，大伙还得回去帮着买早点，有的还得送孙子、外孙上学，咱们就先回去。今天是星期二，正好上午老年心理学小组活动，到时候再谈，不是小组成员的，愿意去也可以参加。大伙儿都跟家里打个招呼，中午可能得回去晚点，到时候，谁有什么话都尽管说。在这儿说多了，影响也不好，大伙儿看怎么样？”

大伙儿都表示同意，几个不是心理学小组成员的也说吃完早饭去看看，提不提意见，说说心里话是真的。就这样，人群三三两两地散了。

第二章 畅所欲言

每周星期二上午，是老年心理学小组的法定活动时间，老唐是这小组的负责人，每次他都要比别人早到点儿。今天早上那点儿事，更催得他心里不安，到了家，王英早把饭摆上了桌，孩子们都吃完走了，他急急忙忙地把奶喝了，吃了两片烤馒头片，跟王英打了个招呼，“今儿小组有事，我可能得晚点儿回来，吃饭别等我了，”就要出门。还没走出单元，就听王英在厨房里喊：“老唐，把你身上那身儿衣服换下来，该洗了，”老唐只得回来。他知道，他要是不换下这身衣裳，王英是不会让自己出家门的。

老年心理学小组设在老干部之家，离老唐家骑车20分钟的距离，老唐换好衣服，从楼门洞里推出他那辆骑了快20年的老飞鸽，加入了街上自行车的潮流中。老唐不紧不慢地蹬着，望着一个个从自己身边骑过的年轻人，朝气蓬勃、生龙活虎，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：唉，这些年轻人，多幸福！还今天比美国，明天比日本的不知足。想想我们年轻时，每天糠菜都吃不饱，还得扛枪打仗。那时梦想的共产主义不也就是现在这样吗，还不如这样呢。这会儿的北京城，一水儿的柏油路，电灯电话，高楼大厦，那时的青年人，做梦也梦不到这样啊。革命成功了，祖国建设好了，我们这一代也老了，该

把班交给年轻一代了。他们不知道，我们是多想再为党为国家工作几年啊，谁能理解我们呢？想到这儿，老唐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。

想着骑着，就到了。老唐把车锁上，进了门。

“老唐早哇！”看门的老张跟老唐打招呼。

“您早，吃啦？”

“吃啦，三根油条一碗浆，见天早晨一个样，你看咱这身子骨，还能给你们看几年门吧？”

“您这话说哪去了，我看咱们这百十来号人，顶数您的身体棒！”

老唐跟老张说着话，就进了老干部之家。老干部之家共三间大厅、一个小院。正中的大厅是会议室，左边是文体活动室、右边是图书报刊阅览室。老唐一迈进正厅门，迎面八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，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。字体遒劲有力。再看左面墙上那幅徐悲鸿的奔马图，气势磅礴，充满生气。看到这些，老唐心里不觉一亮，豁然开朗，他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办公室，觉得祖国、人民的事业还需要自己。是啊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，改革的潮流势不可挡，这就要求人们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。人老了，无论自诩身体有多棒，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，应该让青年人来干，让他们挑起祖国改革、建设的大梁，让党的事业充满新的活力。我们这一代人虽退下来了，但心不应该退。应该积极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。满腔热忱地帮助青年人、辅助他们，告诉他们自己的经验，也告诉他们自己的教训。应该少计较甚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。当年干革命那阵，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都过来了，都没伸手向党讨过价，现在只不过是个人对